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六十五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上 宋 袁樞 撰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二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
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

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
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
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

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

士遣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

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
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
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
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
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
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

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
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
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
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
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
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
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
徐州必蘊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

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
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
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
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
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綯素懦
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
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
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

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惴素為之
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惴宗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
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
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勛與許佶等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
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
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
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

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
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
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
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
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
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
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

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罅隙乞且停此三人
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
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恐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
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
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
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
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
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

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

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
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
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
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
汙染將士倘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
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
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
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

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擄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

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

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
為盜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
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
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
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
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
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

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
淮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
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
志或勸彥曾犇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
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
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
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
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

而判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
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
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
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
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
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
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
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

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輳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

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
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
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
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
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
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
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
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

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

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恂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恂挈家避之恂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

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
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惛
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惛設
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
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
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
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
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

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
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
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
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
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
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
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
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

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
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勒契苾酋長各帥其
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
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
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
讜請往求救杜悰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
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
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悰曰前往徒還今往

何益謹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惱與之泣別
謹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
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
人謹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
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
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
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謹乃回望泗州慟哭終
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

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劔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惴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

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

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
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
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
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
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
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
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
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悺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

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

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
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
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
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
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
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
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
鉞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

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

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劬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

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
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
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
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
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
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
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
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

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
謹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
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謹曰我請為
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謹乃募選軍中敢死
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
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謹帥衆死戰
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悰及將佐皆泣
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

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惱令譴帥死
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
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
謹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
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

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
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
五百騎奮槌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

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
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
度淮水夜襲鹿唐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
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
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
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唐至襄城伏尸五
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
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

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
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
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
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
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
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

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
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
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
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
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
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
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
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

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
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
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
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埽境內之兵戮力
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
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
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
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儼復自泗州引驍

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
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
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
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
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
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
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
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

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

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

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

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

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

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

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

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

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

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

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勦乘勝進軍勦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勦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勦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

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
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
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
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
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

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
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
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

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
逌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渡淮擊
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
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
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
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
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
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

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

裕朱玖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

之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

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
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
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
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
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
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
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
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

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

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
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
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
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
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
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
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
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

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
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十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
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
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
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
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
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
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為義成節度使上嘉

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悁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宛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五月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

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羈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

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
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
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
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
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
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

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
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
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
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
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捷山舊
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
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北

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
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
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
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
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
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
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回紇可汗遣

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

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
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
往東京胡虜見倂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

二事詳見

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倂入東京回紇意猶未

厭倂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
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
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
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
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
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
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
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
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歸者唐與諸國為昏皆

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
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
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
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
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
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
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

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
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
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婚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
勢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
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
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
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

詳見安
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

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

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

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

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乙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
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
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
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
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
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為左

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
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

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
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紇

吐蕃俱入寇

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歷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
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
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

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

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

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
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回
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
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
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
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
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

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
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
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
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崇宗破之於
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

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

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
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
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
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飧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
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
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

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

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
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
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
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
不剪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
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
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
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

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

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强者群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
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
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
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
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
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群胡盡殺之聚
為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
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

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讐上為之
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董突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
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董突及翳密施大小梅
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
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董突之狀
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
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

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
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
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已郊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
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
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
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

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取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

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

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

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
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
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
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
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
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
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

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

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
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
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董突等九百餘人合
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
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
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
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

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
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
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
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
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
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
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
所以然者彼其人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

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
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
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
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
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
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
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
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
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
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
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
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
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
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
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

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
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
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
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
怨已久又聞吐蕃刼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
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
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

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
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
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
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
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
肯和乎對曰彼患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
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

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

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
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
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
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重未嘗一
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
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
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

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

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

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預也虜謂父為阿多

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頡干迦斯悉舉國

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

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
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
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僂前哭
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
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

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
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
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
皆內之闕庭 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
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
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果臨
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湏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三月

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

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鷲鵝泉邊軍戒

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
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
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
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
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
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
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

弱西城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千來求昏尤切憲宗許

之二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
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

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
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
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
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

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干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文宗太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

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
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
借其兵共攻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盧駟特勒為可汗
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點戛斯部落即古之
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點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
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

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
官號回鶻既哀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
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
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
勿殺彰信可汗立盧駁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
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駁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
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駁職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
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唃沒斯等及

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
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
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
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
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
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天德軍使

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噁

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
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盟沒斯等叛可
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
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
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
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
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資
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

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
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
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
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
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噶沒
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
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
在國噶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聞其國敗

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
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况盟沒
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
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
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
聽自讐言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
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
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

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李德裕
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
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
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
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
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

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
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

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鎮齋詔詣盟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盟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

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

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 二月

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杞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黨項所掠又借振武
城詔遣內史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
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
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
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
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于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
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回鶻盟沒斯以
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

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
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
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
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
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
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
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
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

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

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
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
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盟沒斯帥其國特
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

臚卿張賈安撫盟沒斯等以盟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
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
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
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

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
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
衆雖哀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
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噶沒斯等詔報
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
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
調噶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
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

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
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
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
圖 噶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噶沒斯所部為歸義軍
以噶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噶沒

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
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
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

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
為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
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
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
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
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
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
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

及振武天德侯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與其弟
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
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
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
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
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
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
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

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
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
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
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
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
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
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

祇豈容如此事昔鄧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
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
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
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
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
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
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為
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

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

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

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

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
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
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
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
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
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

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
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
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
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
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
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
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

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
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
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
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
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
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
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

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
庭上從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
州降 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
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
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
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
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
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

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
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
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
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點夏

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點夏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
一年點夏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
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
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

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僅留餘燼必
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
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
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
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
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
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
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

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件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

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

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哀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
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
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
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

奏幽州奏事官言詞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
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

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點戛斯可汗使 五月冊點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 冊點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

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
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

仲武大破諸奚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點夏斯

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捺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郎及張仲武大
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
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

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
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為七
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
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
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
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
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

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厯今為可汗尚寓安西
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

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
辛亥冊拜為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
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
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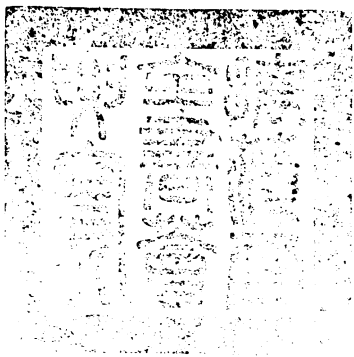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

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
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
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
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嗾未所破逃遁不知所之
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
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